

我 的 一 生

奥古斯特·倍倍尔著

II

26.15/8645
489
:2

我 的 一 生

第 二 卷

奥古斯特·倍倍尔著

薄芝宇译 李稼年校

34569/1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ugust Bebel
AUS MEINEM LEBEN
Zweiter Teil
DIETZ VERLAG BERLIN 1953
根据柏林迪茨出版社 1953 年版译出

我 的 一 生
第 二 卷
〔德〕奥古斯特·倍倍尔著
薄芝字译 李稼年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58,000 字
1965 年 10 月第 1 版 1978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号 11002·422 定价 1.05 元

目 录

序 言.....	1
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的馮·施韦泽先生的时代	3
让·巴蒂斯特·馮·施韦泽	3
《社会民主党人报》	13
施韦泽和保守党	39
施韦泽在北德意志国会中	42
施韦泽的独裁	45
巴門—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	58
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叛	64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73
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解散	73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以后	84
施韦泽的結局	100
我的国会活动的开始	114
在北德意志的制宪国会里	114
在北德意志国会和关税議會中	124
策略上的分歧	134
德法战争	136
宣战前奏曲	136
意見分歧	144
声明和布告	148
不伦瑞克常务委员会的被捕	150
吞并和皇冠	156
我們的被捕	167
我的以后的国会活动, 莱比錫叛国案及其他	176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176
第一次德意志織工会議	185
薩克森的其他事項	187

0 33464

德累斯頓黨代表大會	187
德意志國會的第二次會議	190
萊比錫叛國案	199
德意志國會的第一屆第三次會議	205
我的濟君案	208
我們的要塞監禁和在這期間所發生的事情	209
胡伯圖斯堡	209
哥尼斯坦因	224
茲維考	225
自一八七一年到哥達的統一代表大會	229
各國政府和社会民主黨	229
兩個派別的合併問題	232
一八七三年愛森納赫的黨代表大會	239
一八七四年新國會的第一次會議	242
台森多爾夫為聯合开辟道路。聯合的商談	249
從哥達合併代表大會到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前夕	268
合併工作	268
余痛	276
國會工作	278
我對巴黎公社的態度	283
新的迫害	303
一八七六年的哥達代表大會	306
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的競選	311
一八七七年的國會	314
一八七七年哥達代表大會	316
薩克森邦議會的選舉——《未來》月刊	318
入獄的時機又成熟了	319
內部事件	324
一八七八年春季的國會	327
在萊比錫獄中和此時發生的事	329
霍德爾的行刺及其後果	330
第一個非常法	333
諾比林的行刺及其影響	336
一八七八年的國會選舉	340

序 言

以前我自己曾希望能够把《我的一生》第二卷写完，現在能如願以償了。最近一年半以來，我的健康情況顯著好轉，因而工作能力提高。可惜，這時我的親愛的永遠不能忘懷的妻子患長期的重病，到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底她逝世才解脫了她的苦痛。

第二卷的篇幅比我原來預料的多得多；它在我的筆下發展成一種黨史，以我在黨內所達到的地位，這是可以理解的。還有些書信和文件，我原以為已經遺失，卻又找到了。在我所經歷的一世代以上的不安定的、過勞的生活中，為了小心起見，曾把許多東西丟掉和忘記，而在徹底清查時又找到了。此外，因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遺囑命我共同繼承他的著作遺產，數十年來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爾·馬克思往來的信件多半又回到我的手里。這些信件主要是反社會黨人法時期的，它們的主要內容我將在第三卷中加以利用。

假定一般說來我還保有生命和必要的力量，第三卷在較長時間以後才能出版。准备工作還在開始。我也許必須把第三卷分為兩部分。它的內容包括反社會黨人法的十二年，即人所樂道的黨的“英雄時代”的一段時間。我想以此來結束我這篇幅很大的著作。

最後一卷將附一人名表和內容索引*。

蘇黎世，一九一一年九月二日

奧·倍倍爾

* 原書第三卷並未附有內容索引。——譯者

无产階級工人运动中的 馮·施韦泽先生的时代

7

让·巴蒂斯特·馮·施韦泽

在拉薩尔逝世后几个相继领导他所創立的联合会的人物中，
让·巴·馮·施韦泽特別杰出。

联合会得到了施韦泽，就得到了一位很好地具备許多大有益于他的职位的特色的领导人。他具有必要的理論修养，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冷靜的思考能力。作为一个新聞記者和鼓动者，他能够把最困难的問題給最純朴的工人讲解清楚；能像他那样懂得如何激发群众热情，甚至使群众着迷的人是很少有的。在他当記者期間，他在他的报刊《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批通俗科学論文，这些論文都是最好的社会主义作品。例如他对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批評和后来印成小册子的論文《死的舒尔采反对活的拉薩尔》，至今还不失其全部价值。作为国會議員，他也表現得十分干练和精明。他迅速掌握現狀并加以利用。最后，他也是一个深堪重視的优秀演說家，使群众和敌人都受到感动。

但是除了这些良好的、有些还是出色的特色外，施韦泽也有一系列的缺点，对于一个正在发展初期的工人党的領袖來說，这些缺点对党是危险的。他走过了种种錯誤道路之后才参加运动，运动对于他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一看出自己在資产階級中沒有发迹的前途，他这个在生活方式上早就墮落的人只有到工人运动中去充当一个所謂他的野心同他的才能注定他充当

8

的角色，才有希望发迹，他就参加运动。他不仅想当运动的领袖，而且想当运动的统治者，并且竭力为他的自私目的加以利用。他曾在阿沙芬堡一个由耶稣会主办的学院里学习，后来又从事于研究法律，于是他从耶稣会的诡辩和法律上的强辞夺理获得了精神武器。这就使这个本性诡诈狡猾的人成了一个政客，他肆无忌惮地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任何代价来满足他的野心，满足他的纵情享乐的需要，这些非有充分的财力是不可能满足的，可是他沒有这种条件。况且在一切民众运动中证实了一个历史性的老經驗，即有纵欲习惯而因缺乏财力不能滿足的領導人物，容易屈服于向他襲来的引誘，尤其是当他們同时还相信，除了滿足他們的野心以外还能够获得虚伪的成就的时候。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組織賦予它的領導人以独裁地位，这是非常有利于施韦泽的企图的。但协会中比較有独立思想的會員也自然对独裁者的这种欲望不断进行斗争。有时反对派好像被他那蛮横无理的行为压制下去，并从联合会中排挤出去，但不久又有另一些人在另一些地方起来，重新开始对他作斗争。由于联合会的唯一报纸——除此以外他也不容許有第二个——《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也非常有利于他的統治企图。他既握有工具，并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对會員的精神統治变成专制的統治，他于是强暴地压制每一个异议和每一个使他不快的意見。同时，虽則施韦泽內心里瞧不起群众，他却懂得如何討好他們，而且像他那种阿諛諂媚的样子，我从沒有再遇到过。他把自己装扮成群众的工具，

9 只听从“至尊的人民”的意志，而这至尊的人民只閱讀他的报纸，并受他的意志的暗示。誰敢反抗他，誰就被指为动机卑鄙，被誣蔑为愚蠢低能，妄想爬在善良、誠实的工人头上，以便濫用他們为他們的敌人謀利益。

像施韦泽逐漸扮演的角色当然只有在运动的幼年时期才有可

能，因此我們原諒他的那些狂熱的追隨者。今天不論是誰要想在運動中扮演施韋澤那样的角色，即使在短時間內也是不可能的。

施韋澤是一個頭等的煽動家，這種人如果當了國家的領導人，就會成為馬基雅弗利（他本來醉心於馬基雅弗利的無原則的理論）的高足。多年來他用上述方法在聯合會中所保持的專制統治，只有天主教堂的某些現象可以比擬。他不枉跟耶穌會士受業一場。

我們（李卜克內西和我）所控訴施韋澤的是：他按照俾斯麥政策的利益領導全德工人聯合會（自然是違反該會的大部分會員的意志和心願的）。我們認為這個政策不是德意志的政策，而是大普魯士的政策。這個為了霍亨索倫王室利益而進行的政策，力求贏得全德意志的統治權並用普魯士的精神和普魯士的統治原則來統治德意志——這原則是一切民主政治的死敵。

在當時的一般情況和俾斯麥同自由資產階級處於激烈鬥爭的情況之下，他利用一切能有助於他的目的的手段，哪怕是最陰暗的手段。我在本書第一卷里已經敘述過，還在拉薩爾上台之前，俾斯麥就有一個干练的代表——油漆匠艾希勒，在工人界中宣傳他的政策。拉薩爾不是以奴僕而是以同等的身份，作為一個掌權者對另一掌權者來同俾斯麥談判的，但是他給與俾斯麥這種企圖的支持比他自己大概願給與的還要多。他同俾斯麥的談判固然表面上在一八六四年二月間中斷而且直到他（拉薩爾）逝世也沒有恢復，但是使工人運動為俾斯麥政策服務的努力則依然如故，並且取得一定的效果，而在俾斯麥的代表洛塔爾·布赫爾邀請卡爾·馬克思為普魯士《國家通報》的撰稿人時遭到嚴詞拒絕，也未改變這種情況。

10

海倫·馮·拉科維查（海倫·馮·達尼格斯）是拉薩爾的舊情人，他就是為她而被卷入決鬥喪命的，在她的《別人和我》一書中（柏林，一九〇九年），敘述說，在一次夜間談話中她問拉薩爾道：是

真的嗎？你同俾斯麥有種種秘密勾當？他回答說：“關於俾斯麥，和他想要從我那里得到什麼和我想要從他那里得到什麼？——沒有這種事，也不可能有這種事，你可以放心。我們倆都够老練的——我們清楚彼此的老練，結果不會是我們（始終是政治上的語言）當面彼此嘲笑的。在這方面，我們受的教育太多了——所以只不過是拜會和富于機智的談話。”

這段敘述可能是真實的。如果他不像他的舊情人在這里所敘述的這樣想法，就是瞧不起拉薩爾的聰明和他的見識。一般說來，聰明有見識的人（也包括施韋澤在內），都不會誤認社會民主黨人能從俾斯麥那里得到什麼和得不到什麼，並且，也不會誤認，如果俾斯麥與社會民主黨人發生什麼關係，也只是為了他的利益想來利用他們而已，以後就會像丟掉擠干了的檸檬似地丟掉他們。或者是另一種情況，他們把自己出賣給他，為他服務，這在拉薩爾是不可能的。

事實首先說明了我的看法，即當副主席F.W. 弗里茨舍代替伯恩哈特·貝克爾充當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主席時，前任副主席達麥爾博士向弗里茨舍建議，在薩克森王國進行鼓動時除了社會主義的要求以外還要替普魯士霸權游說，並且把報紙上所發表的有關這些集會的報道直接寄給俾斯麥，也把集會情形直接向他報告。
11 這是在一八七八年秋季談到反抗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草案時弗里茨舍親自告訴我的。我當時在國會中發言反對俾斯麥時也利用過這個資料。

所以想使全德工人聯合會有利於俾斯麥的大普魯士政策的企圖很早就有，而且長久存在。我的分析是為了要證明，施韋澤有意識地為俾斯麥這種企圖服務。

如果施韋澤內心里真誠喜愛他表面上所擁護的事業，如果黨內每個同志都可以確信他只抱著熱情和最純潔的努力為工人階級

服务，如果他能避免他的政治生活中所涌现出来的十分可疑的暧昧态度，总而言之，如果他的全部行为能令人信赖，那么，他就会无可争辩地终身担任党的领导人。每一个诽谤他的尝试，不论攻击来自何方，到他身上都会失去效用。他却不是这样，他必须维护他那不断下降的威信，最后，在他放下主席职位后，当每个人都敢于自由地说话，没有被开除的危险的时候，遇到了正是那些曾经对我们方面的攻击狂热地捍卫他的人对他提出了侮辱最甚的控诉。所以那些听得他死的消息漠然置之无动于衷的人，若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直到最后一刻还承认他为他们的领袖，对于他的纪念就会永远恭敬万分。

* * *

让·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在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根据他的祖先来判断，他的血统是意大利—法兰西同德意志的混血种。他的家庭在一八一四年由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封为贵族，属于所谓老法兰克福的名门望族。

幼年的施韦泽在他的家庭中所耳濡目染的是不很高尚、并且发生很成问题的教育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一度充当不伦瑞克的声名狼藉的卡尔公爵（这位公爵在一八三〇年为了免于牺牲在民愤之下，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本国）的侍从，是一个浪荡子，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他的母亲是和丈夫分居的，独立门户，过着同样的生活。无怪乎年轻的让·巴蒂斯特由于这样的出身和在这种榜样下步着父母的后尘，只是他的双亲已把钱财挥霍净尽，他没有钱，于是负债累累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约在五十年代中叶，他也曾到柏林求学，在这里同克鲁马赫家族来往（克鲁马赫的妻子是他的祖母的亲戚），并认识了普鲁士反动派的领导人物，例如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后来他在写作中对普鲁士国家的本质能作出尖锐和中肯的批判，就是从

在柏林居住期間同权威的社会阶层的交际得来的。当时的大德意志—奥地利立場不仅在他的家庭中而且在老法兰克福的市民阶层中是占优势的立場，这种立場使他的观察力特別銳利。他現在認識到那个作为奥地利的死敌的国家最內在的本质。他的这种大德意志—奥地利的立場也表現在政治論文中，其中第一篇是一八五九年施韦泽在法兰克福（他于一八五七年定居在那里当沒有主顾的律师）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奥地利—意大利—法兰西战争期間，以惹人注目的《奥地利的事业就是德意志的事业》为题，并且要求全德意志支援奥地利。第二篇論文具有同样的傾向，題目是：《駁卡尔·伏格特对于欧洲現势的研究》。文章結尾說：奥地利的事业是欧洲公理和欧洲秩序的事业，是文明和人道的事业，而首先是德意志荣誉和德意志独立的民族事业。

13 第三篇論文在一八六〇年出版，題目是：《全国統一的唯一途徑》，他显然左傾了。他自认是共和主义者，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来自下面的革命导致德意志的民主統一，德意志才会有幸福。然而，后来他又沉溺于他的大德意志—奥地利的同情中，直到他同拉薩尔認識后，才終於轉入小德意志陣营并认为唯有俾斯麦政策才能解决德意志問題。

一八五九年民众运动的开始和民族联盟的創立及其小德意志方面的努力，不能使施韦泽无动于中。与他当时的立場相合，他起而反对民族联盟。他认为（一八六一年一月），民族联盟只有声明拥护共和主义，也就是拥护革命，才可望得到工人的帮助。普魯士并不比奥地利好些；必須在二者都粉碎以后，德意志才有可能統一。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由于他的协助，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創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施韦泽当选为该会主席。他在这里代表着同样的激进思想。一八六二年初，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論德意志問題》，他在这里再次自认是霍亨索伦王室政策和普魯士在德意

志的领导权的无情敌人，并且痛斥中立政党的拙劣。他现在显然是政治上非常忙碌的人。他还兼任法兰克福的体育协会主席；那些虽然表面上不是政治性的协会，在当时却一起展开了热烈的政治活动。射击协会运动就是这种情形。施韦泽在这个运动中也显得很积极，并且在德意志射击同盟成立后，还担任该会的核心委员会委员。当一八六二年七月在法兰克福举行德意志第一届射击大会时，施韦泽是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和大会报纸的编辑。他当时同科堡公爵，即“射击公爵”，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在会场上他常常出现在他的身边，这当然同他以往的激进态度相矛盾，也同他在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美因部工人会议上所作的彻底社会主义的激进演说相矛盾，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一卷已经叙述过了。

在这个时期施韦泽同时怀着几种企图。但是恶运突然降临。在法兰克福射击大会后不久，他被公开控告犯了两件罪行，这些罪行在他后来生活上投下一个阴影，并且作为他性格的标志是重要的。 14

首先他被控告侵吞了法兰克福射击大会账房的二千六百古尔盾。委员会方面对此并未提起控诉，这就使人认为，这件事大概还有争辩。相反地，我可以肯定，参加射击大会中央委员会的哥达司法顾问官斯特尔秦，曾署名在科堡《德意志工人总汇报》上发表一篇声明，证明侵吞公款是事实。几年以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展开对施韦泽的反抗时，哥达支会派遣会员一人到司法顾问官斯特尔秦那里问他，对施韦泽提出的贪污罪状是否属实。斯特尔秦证明属实。于是哥达支会又转与施韦泽接洽，把斯特尔秦的话告诉他并请他控告斯特尔秦。施韦泽拒绝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因为他还忙得很。

另外一件更讨厌的事件是一八六二年八月在曼海姆的皇宫花园内发生的。一天上午施韦泽对一个儿童犯了有伤风化的罪行，

他被控訴，並被判監禁十四天。如果能肯定哪一個是當事的兒童，處罰會重得多。這一點卻沒有辦到。但也許找到些別的、施韋澤也曾對之作同樣非禮要求的兒童。他的判決就是以此為根據的。施韋澤當然主張自己無罪，人們在想為施韋澤洗刷的努力中，企圖證明他無罪。為了歷史的真實性，這種企圖應該中止。不管人們對於同性愛看得怎麼隨便，無論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個公園里，企圖對一個學齡兒童滿足同性愛，卻是件寡廉鮮耻的行為。還應說明，如果施韋澤自己覺得無罪，他就會留意對第一級法院的判決提起上訴。

15 這兩件事迫使施韋澤離開法蘭克福一個時期。在工人界它們自然也引起了对他的異常憤恨。次年，全德工人聯合會成立後，當施韋澤認識了拉薩爾並成了這個聯合會的會員時，法蘭克福的會員要求拉薩爾告訴施韋澤，請他不要再參加聯合會的集會。拉薩爾拒絕了這個要求，認為這是胸襟狹窄的表現，這個加在施韋澤身上的罪行與他的政治無關。寵愛變童在希臘曾經是一種普遍盛行的風氣，政治家和詩人對此都有嗜好。此外，他對施韋澤的才能推崇備至。他給施韋澤寫信說，受罰的那種嗜好是不合乎他的興趣的。他並沒有表示懷疑，說施韋澤沒有這種嗜好；他自然知道其中的原故。

一八六三年初，施韋澤在萊比錫的奧托·維甘特那里發表了一篇新的論文，題目是《奧地利的領導地位》。他為表示“尊敬和友誼”把這篇文章獻給他的朋友巴伐利亞的一個舊軍官馮·霍夫斯台登先生；序言是一篇沉悶的浮夸文章，有如亞爾西巴德^①對他所喜愛的一個人的談話。文章內容不只在一個方面有趣味。他在文章里完全正確地描述了普魯士國家的性質，並且說明普魯士完全

① 公元前四五〇——四〇四年，雅典的政治家和將軍。——譯者

不适于統一德意志。此外，他不顧一切民主的約束，仍然支持奧地利的領導地位。他說，普魯士國家根據它的歷史發展同德意志全體對立，……這種發展迫使它在同一國土上並通過同一致富之道繼續擴張，因而以吞併為出路。但是普魯士的這個使命不是德意志的，而是普魯士的。普魯士按照它的內在性質，必然會注意到，不使程度不等地滲入一切細節的精神，國家的古代歷史上的、特別是普魯士的、主要是霍亨索倫的性質消失掉。

他強烈反抗這個同真正全體德意志不相容的普魯士。他以下面的綱領方式說明了一個我們以後在別的場合還要遇到的觀念。他說：“未來的德意志國家——不論它是個共和國還是個帝國——16即使比現在德意志同盟的領土僅僅短少一個村莊，那也是民族的一個恥辱。說德語的最遙遠的村莊的最小茅舍都有受全體保護的神聖權利。”

但是以後不久，這個莊嚴的聲明並沒有妨碍他去支持那導致、想導致、而且照他自己的理解必然導致民族恥辱的政策。並且這不僅關係着單個村莊或一座茅舍，而是關係着上千萬德意志人的國土，這些國土較之霍亨索倫家族給他們王國命名的普魯士省早幾百年，就已屬於德意志國家了。最後，他要求奧地利占領導地位和整個奧地利邦加入同盟，如果別無他法，就以粉碎普魯士來做到這點。因此，他要求，大德意志派毅然擁護奧地利的領導地位，並且不要把陣地讓給小德意志派去鼓動普魯士的領導地位。

所以施韋澤在一八六三年初還是黑與黃的^①大德意志派。幾個月他就變成另一派。在這期間他認識了拉薩爾。他馬上体会到，這裡出現了一個機會使他可以在前途上得到一個符合他的野心的、並且在上述事件之後他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永遠被剝奪的地位。

① 奧地利國旗的顏色。——譯者

在資產階級世界中，他成了一個大家必然向他關門的人。

當一八六三年春天拉薩爾來到法蘭克福時，他們二人顯然不久就做到情投意合。一同去遊萊茵普法爾茨，也給這點造成機會，在出遊中拉薩爾還發生一件趣事。參加這次出遊的除了拉薩爾和施韋澤之外，還有哈茨費爾德伯爵夫人、漢斯·馮·畢洛夫和當時還年輕的我們的已故同志文特林·魏斯海莫同志。他們先到萊茵河畔的歐斯特霍芬，要從那里往以濟金根的故居著名的埃柏恩堡去遊覽。由於魏斯海莫的慫恿，他的住在歐斯特霍芬的父親邀請這群人吃午飯。拉薩爾在筵席上和魏斯海莫夫人并肩而坐。在談話中間，夫人像婦女們常有的那樣好奇地問拉薩爾，他是否相信他
17 那些計劃可以實現，拉薩爾擁抱她，並且一面說“您是個可貴的夫人”，一面吻她的嘴唇。于是他確實地封住她的嘴。對於這個違反一切社交禮節的侮辱，老魏斯海莫激動得喘息了幾秒鐘，而其餘的人們則哈哈大笑。

在拉薩爾影響之下施韋澤的思想變化，立即鮮明地表現在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三日他在萊比錫所作的以《進步黨是停滯不前的支持者》為題的演講中。這個演講表明他完全改變了他迄今對普魯士的態度，同時為拉薩爾政策作辯護，並且鮮明表示反對自由主義的態度，這在當時就是袒護俾斯麥和封建制度。在那個演講中他說道：

“不過，我的先生們，如果您們聽我的話，您們就會認識到，現代專制政體連同它那些成幫的貴族和牧師確乎與我們相敵對，因為專制政體一點也不願理解革新；不過，您們同時也會認識到，我們真正的、頑固而激烈的敵人却藏在另外地方——即藏在資產階級政黨及其代理人中間。必須徹底坦白和肯定地說明，停滯不前的真正原因在於所謂自由黨是目前最大、最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們的鬥爭，即社會民主黨的鬥爭，首先是針對自由黨的。如果您們